# 日知錄集釋

#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操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

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

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

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

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姚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爲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于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擊而後拜所謂拊也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賜許男號焉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其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于降階之拜亦門稽首者遁言之拜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然而君于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振動之拜則以慶賀此四者皆下之于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乾子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下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五曰古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兒平故荀子曰千衛曰拜下衛門稽首六曰內拜喪禮也稽頹觸地無容而拜也頹頓於拗而稽留之曰稽頹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褻拜拊拜也九門肅拜前下手也手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非也手不致諸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已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輕背肅拜也夫吉拜矣稽首空首振動矣頓首矣凶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

寡爲重七者盡兼得名之鄭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
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明儀
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
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凶拜矣奚
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
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吉人必以兩
手交爲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
成拜者手拜也鳳氏曰男拜倘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
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
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觸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
頓首稽首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稽首服
之甚也遣喪拜則向右手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
曰稽顙致哀也稽首致稽稽顙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
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謝
賓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
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二者皆凶拜後稽顙則周衰之變
禮孔子從其至猶之眾拜乎上適而從下之意所以復禮
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凶卽先稽顙而文先言拜
者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則言稽顙而後拜可知也康
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凶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
喪變禮而以爲殷禮引以釋太祝之吉拜則非夫稽顙不
得云吉所云吉拜者賈疏引縗記父在爲妻不稽顙者是

他如舅姑之主婦喪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
手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手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
原拜義字從兩手凡拜皆主手言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
正郎尚書之拜手正讓之據掌大祝之奇拜也喪拜以拜
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
異尚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
而首至地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
爲非拜義所未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
而別拜主手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
據地加當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
首叩跪鄉交手據地如常檀弓奏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
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日不拜尤拜主手之肅證太祝
注引尚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婦首則頓首
稽首稽顙皆試謂爲正言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施于事變
不當若後世誠惟誠恐頓首頓首之意或乃拜格恭之極
如聘賓三退貞序之屬不拜而致敬更甚于拜夫既云不
拜鄭敬晝于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而祝而列九拜
是更不問拜義所主此不可以說經也自太首注以拜手
當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謂一拜夫作
稽首一拜也至哭夠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再以內禮故
易首字爲顙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謂作空首一
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拜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

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述爲清稽
額即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
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嚳以閻氏讀書有議而承誤不葬
且勿論抑子思當曰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
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
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握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
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
禮古之揖身微俯手不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
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御
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
腰矣甲者將爲兩手膝地俯伏之拜則札葉燮其股體而
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數俯手當心少下
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衍謂下其首而俯
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膝首也淺學博
曰空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則
拜手稽首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
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即天子傳
許男再拜空首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
矣振動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
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振動猶吉事之稽首皆拜之最重
者士喪禮君使人睹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禮賜
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杜

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先後鄭之失其解也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卽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

拜其禮至重尙不可加［趙氏曰］如李涪說是唐人郊廟尙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

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

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人于書問間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

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答極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原注漢書注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

新序楚昭奚恤為東面之壇一 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堦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

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原注）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稽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

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蕭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旣煖而堪眠）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卽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

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筩閻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蔣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

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腃靸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兵荒之告其能免與

## 袚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袚衣見彥昭袚楚懈反廣雅梢袺䄪謂之襀袚一曰褈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褻袚又曰褻袚芙蓉小

##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䙕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

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桯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眞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縢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注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縢負書擔橐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縢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衞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縢釘鞵更鞚

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韈既解韈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韈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以衣字）始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

【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衞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肆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寺【閻氏曰】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着碑辟榮投檄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

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郎平陵縣門也欒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淩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

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
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
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
當稱省

汝成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爲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爲北京後又置交阯貴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阯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使司攷明制行左右布政使司建交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其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鑒域志數交阯稱十因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推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　朝爲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江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寧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撻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

況摧楚塵埃間（原注通鑑注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箠楚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皐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為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幷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

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令日公讁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荆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因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覬傳為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干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

中之法

沈約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約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尙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尙書而撾撻朝士（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

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杅
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
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上
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
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
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元伯尤善行押
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
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
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
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

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黄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劵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鎭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潦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葢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閻氏曰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云是邸報字亦見于此

##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晝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酇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

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煇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旣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陳通政曰孫公嘉淦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排論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蓋藏巷無羣飲豈非爲治者至願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

患而但以為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邢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眾整如

此即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

貿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

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

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

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酒

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

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

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夭於酒而不

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鎣雪叢說言頃年陳公

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悟遂終身不

飲頃者米糵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邔〔原注〕具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博揜免爲城旦〔原注〕貨殖傳掘冢博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遊博持掩爲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摴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

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令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扑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

於求理錄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賜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摴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按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蒱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為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
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
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
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
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
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
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
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
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
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
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

宜依例給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原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愻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愻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

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諡曰戾侯後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諡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

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衞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

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不韋傳

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詔逐罷閑官吏人等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貪祿請謁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上章允歸鄉里違事不敢引對詔于閤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八終

#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號馳謂走馬是騎乘車非所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閒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疇騎二千則單騎不始于六國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
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
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
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
已有之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
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子木使馹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
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馹自下脫會秦
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　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之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驘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

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鼫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按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卽鼠屬所謂鼫鼠而郭氏爾釋之則此爲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爲驢鼠蓋卽其類也　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爲獻（原注）驢父馬母曰驘馬父驢母曰駃騠　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駝汝成案說文駃騠馬父贏子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贏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加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　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

劉向九歎御駃騠以轉運兮騰驢鸁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儌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贏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駞驢贏駃騠騊駼驒騱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秅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

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缻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劒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

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范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

口金山衛以遏進游塘北接吳淞口也口吳淞江以蘇松
二擲之要害也日營寀河出大各人犯之徑道也日白弟
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日新港卽三江
口以遏通揚州也門北海岡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
艘于此也日劉河爲其實巨鎭兩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
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人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
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陳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
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門大下沿海形勢從京師
天津東向遼海鎭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
關華遼蓋平復州金南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袞東
南山東之利津濱河霸臺壽光海京口登州而至廟島成
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縣皮島西匝兩京
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艫往
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
嵩萊陽鼇山鼇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
海州而下窮鬱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濶海淸沙泥入
海則沈寶支條綫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沈
名日五條沙中開深處呼日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
特設行以寄泊船內底平少擱無礙閩船則底圓加以龍
骨三段采稜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
無蕃拆異山以綫水勢東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爲
最急若之西風開遊頭舟隨潮擱篷不爲壞是以海船往

山東南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遊過其沙方敢北向
是以登萊游游紡覽海防省賊由五條沙為之保障也廟
灣南自如阜道州而至洋于江口內痕山外崇明鎮鎮長
江沙坂急嵊其慨樹似而崇明上鎮長江下抱吳淞東有
洋山馬瀝花崩陳錢諸山按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
與之乍浦錢衢之龍于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海雖沿海
相聯要疆但外行定渦為之扑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
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海洋山定海之衢
山剔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晉意烏江浙外海以馬跡
山為界山北爲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
山大澳廣可泊對有餘艘山產水仙產淡萊海鹽賊舟
有多寄泊江浙水師更嵩加意於此南之海烏游衢山倍
山而至定海東南出劍山長塗而千普陀普陀直東之外
青落迤門有東在山隻月賊舟亦可寄泊何功洋犄同擢
且與盡山南陀門橋角山腳水深非加長徒鎮不尼以寄
普陀之南自普衛至昌閩衛接聯內跑外有非山弗邦亦
賊舟寄渭之所說皆寧波郡屬旨市波台州黃嶼沿海而
下內有佛頭桃背核門楚門外有紮盤牛頭積殺監亮石
塘枝山大跪小陡在在皆賊艘出及維由之區南接樂清
溫州瑞安岔郵蒲門北溫橋之內游乘滿東崎玉環外有
三盤鳳凰北關南麂崗子北闊以及闊海按界之南關實
溫台內外沙沙河泊樵汲之陋不可忽也闊之海內自沙

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
閩大嵛小嵛南山大嵛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自大爲
廟寧嶼日外渡[illegible]鼓之落羅南白長業之海花鎮東萬安
爲右舊外自之東南至草嶼中臨石群洋外環海壇大島
閩安話爲門竹[illegible]日門復海壇實爲閩育行翼之抵要也
由南南上七安南吧中海內盧海兵屯爲與化外有南日
淵洲晉亦馬沿有香所當南慈者東北行東永東南有烏
莊猶洪上南之社足航穀弔邦韭山泉崔衛山江之馬瞶
書由是也宗州北閩崇式獵宿南則門之永寧左右拱抱
內萩郡治下接合坡二場以達濟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厦
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鼇古雷鋼山懸鍾
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鬪與泉漳之東外有澎湖
島三十有六兩要在媽宮西與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
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郡浪黑
濤自洋皆可暫寄以俟灣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
之吉貝沈舵一綠面生東北一目末了內旹晴礁布滿僅
存一港蛟艇非熱習深語者不敢羅至南有大嶼花嶼貓
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颱時宜巡衛澎湖之東則爲臺灣北
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大洋南白沙馬崎對峙漳之鋼
山延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閭相均
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釁箐野番類聚
建一都分門縣出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帳穴誌考諸載

郡治南抱七昆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綫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膨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險外有小島三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為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鮞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濘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艍海舶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艚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為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觀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

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咸船澳馬鞍
山此畢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
小放雞吳川外有硇州下鄰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
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硇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
諸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底也雷州一郡
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斡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
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
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阯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
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
東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沉沙難以名載自
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
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
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阯是以亭
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乾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
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
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
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
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
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
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
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
浴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咸

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
沿海沈沙行舟實為艱險內山生黎嵐撑殊甚吾人可住
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
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借乎
田疇不廣蔵仰需於高雷雖產桶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
諸畬究非素瀉沃對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日粵東山販
海蓬蛋猺雜處為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　弱痛加勦戮
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逮乾隆五十
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既光平文子纂立兵
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齊貧以兵船使其劫
掠我商漁以充兵飾名日採辦實為粵東海寇之始其時
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
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後濟鈔瞰諸弊無地不然泊乎光
續既七羣流無主爭為雄長遂憂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
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婁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
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
而盜賊如毛流無成效統計一蔵之中我之擒賊檄多不
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告
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洋熟若門庭波
濤安如平地我帥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
獲兵來則連幫抗拒莫之敢攫我師轉形困弁矣又以海
船全恐風力風勢不順雖偶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

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
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
衆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
以大𥗽轟擊船身𧸘蕩中者後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
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伏兵裝也東
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險阻扼也必其船傷
行逛環而攻之賊匪計窮牛巳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
餘船已疆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
險勢必囘帆收港故其殄滅最難非大加振作未易郎平
章自效力四年三亥出洋視冒失石于風壽之壯厲危險
海道之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
苦才否𩐈知大署謀撮爲籌辦海匪事宜若干條以備采
擇一戰船宜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
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倘屬賞在副因有不肖弁兵需素匠
人遂龍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稟請驗看合式郎令武
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村質不如昔蓋船工最爲
深儆固與不因非一時外觀可得而畫一出大洋巨浪掀
簇與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舟師相
從兩月見各船日夜犀水數百楄艕怪其沿海停泊而不
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宰車馬也是船巢堅實以戰
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衡則堅反是則憂沈溺覆亡
之不暇安望獲賊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

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爲蔡廷芳監
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
行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交第撒洞徹底與修即
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身命所關自不聽匠人倫工減料
如有需索指名揭參至于料價必稍增益應由藩庫避足
勿令承修之員蓐累而後工程可問此爲勁賊第一要務
一筵索椗舵桅木宜加料製備也海中浪起船如升天浪
落船如堅地一物不岡即有篷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
西洋面三千餘里一遡大風舟師即有折桅者一船折桅
全界失色雖賊船壐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
資賊必求木易之三四日工乃毀而賊巳從容通矣行三
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也應
請于逢纜椗舵加料修備并每船多給逢席繩號緊付以
備不虞灰麻油釘事事寬爲須備其頭大桅尤鬭命要即
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青結實此皆官兵性莫所保
不可忽之爲細故也一戰具宜遂背精良也海戰數烈于
砲以大爲貴從前賊見官船并道不戰爲礮少也用年來
劫我礮藝虜我官船及商夷船隻礮仿巳不可勝竭矣其
大者至四五千飭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船束不如
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參差比縟大
如礮口分于近賊時入嘅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比礮子
更烈此外如餘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

過船拏賊莫妙火攻但我用火燒賊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闖前漸江李提軍別用小船預貯硝黄柴草臨時發火駛燒賊船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壽迅屬火船米必使能近賊卽近矣賊以長竿撞拒退頭一湧各開數丈斷難得力茲若仍照今法用火礶噴筒爲員直賊船火礶受藥五六觔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入九尺我師火礶受藥不過二三觔噴筒大不過徑寸長不過二三尺何以勝賊應詭製造亦如賊式礶筒之中加辣椒川鳥斑整蟲等木毒煙所到賊已皆倒艇製造須密勿使泄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焰愈烈須令多爲預備于傴近賊船時攜上頭桅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礶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于須夾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賊賊必紛紛投水其船可得矣一戰兵應請添配也向例捕賊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不少惟是米艇長大每船掌艉六七人管頭篷八九人管大篷十餘人又每船艘位多者十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數恒不敷其火礶噴筒籐牌鳥槍等物往往不能兼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撈後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輒先跳水從前覆轄可鑑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盜首船必百七八十人每見我師追及賊船見其槍刀林立輒不敢過蓋欲過賊船必先保護

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于賊過船人多則
本船空虛賊乘虛而人必致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
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
兵丁豈不思獲無如衆寡懸絕故惲而不前也夫擒賊必
先擒王得王而餘黨可散嗣後請大船罷兵百名中綁八
十五名小船七十名人數既多軍心壯而後賊首可擒
至水師不敷配撥應即募詰練鄉勇令弁兵隨事教導亦
可得力也一戰船須常加燀洗也海水賊選船底易生驟
殺民船每月必燀洗油刷一次賊船亦然令師船洗而不
燀或燀而不油故行每不若賊船之遠總因弁兵貧之無
項可支應請酌給燀費俾得乘問燀油其船身紅黑顏色
亦須加染鮮明旗幟亦要整兩庶軍容壯而駕駛亦蠹也
一海岸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銷贓最爲
詭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僞巡道藏任監司分尊事
簡應請會同鎮將督率所屬常住海口寶力奉行一切食
用夫馬別籌公費毋累地方官如果用科其人則行間課
買耳日募死士于風雨晦兵之夜火焚賊船諸事皆可與
將官相機而動又州縣所管洋面少者百里多者數百里
一人之耳目精神勢難周到應由巡道派委佐試辦職分
段經管給與月費協同地方官弁小心防範凡出海船隻
逐一搜查如于自備食用外多帶柴米木料釘灰油麻蒲
席繩羅等物及次帶硝黃火藥者即行拏究人口時查明

有無銷買賊贓仿分別勤惰以爲黜陟於防守斯爲得力
惟是口岸之接濟易查而荒村之接濟難查日間之接濟
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因地制宜雇募船隻聯紳士
耆老爲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官實力奉行也古法莫良於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無
精械貫洋則究於事無濟彼盜匪之米術砲礦遂素廉無
鎗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濟保甲果行夫豈有此若油
貪盜利條告不足禁教化不足格惟威之于刑庶幾知斂
遲來法網飲飲非惟同保不坐即正犯亦多幸兇盜緣接
濟銷贓之人必小有資財一經到官四徒隸役之輩或者
陰援以旨往往翻供釋去此辦理接濟之所以難也應請
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有犯者誅其人沒其家毋利姑
息懲一儆百至于荒涼收與之地尤爲盜賊窩巢地方官
之威權法分窮而莫用則保甲又屬空談非大加嚴別恐
未易轉侈也一鄉勇宜悶練也水衙出捕內地慱覺空慮
恐盜匪氣窮乘間人劫應請于撥兵縣防之外防地方官
委員脅率緝士約保團練鄉勇頒加黔閩器械其要整齊
一有盜警嚴盜堵禦如有應設碳位之處衛價中請果其
堵禦有方盜匪自不能人則盤查接濟銷贓等事亦易爲
力也一沿海嘶隻宜一例稱查也接濟銷贓非術不行議
者謂禁止出洋則盜風自息其論自正推是男中人多田
少半食魚鹽之刑懲行禁絕則貧民無門爲生從賊鹽販

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屬商漁鹽船一體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爲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所塘汛逐細查驗所有蛋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瀕海鄉村小船出入不出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殷實之人以爲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沒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硝磺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最聞盜匪購買硝磺自行製配粵東瀕海濕熱薰蒸遠年墻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硫磺則不能處處皆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曾于豐順縣雁洋巡地方曾同揭陽令查得磺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磺廠官磺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飭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買較難誠恐日久疏防爲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劫一船即我節多受一船之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取米糧布帛猶雖硝磺等物聽人擄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購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爲仇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贓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十號爲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一體拏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恒制也舊唐書宋（原注通典作宗）慶禮傳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强衞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總其役不逾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

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二證

謝占壬曰海運法一曰古今海道異宜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大旨今勝乎古近今更勝於前其故無他在舟師之諳與不諳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吳淞口外之銅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淺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漲之東海而淺闊無涯舟行至此只須向東闢行以避其淺諳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邊避原有適中之方所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過而迂遠焉則遇風而毀難收島或避之不及而淺擱焉則棄貨以保人船針向差以家麓路程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州所屬之石島俚島雞鳴島成海衛之眾島廟島皆聳列海濱環抱內港舟行至此或過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諳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測潮之順逆轉旋有法行北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南出口運至膠州仍用沿船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靡費勞工諸多未

使而頭緒紛繁弊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爲恒計也苟使時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運至膠州已經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加欲直上天津不過再達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守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怙之內海可知未闇登州潮汛不知潮涵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開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且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大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備山礁沙水趨避順逆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廻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穩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則元明行之而不久者限於人力至於我　朝而籌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于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爲比例也二曰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吳淞江出口至崇明南奈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淺水大洋朝見登州山島爲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天津所經江南洋面水不甚深隨路可寄椗歇息入山東淡水大洋無沙礁淺擱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島均係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

可行可泊稍擱無礙常用沙港以至淮安販盤為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為嫺熟沙港者沙間之深溝也浙江海船名蠻船又名三不像亦能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於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而高下有大木三段貼於船底名日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洋山礁叢雜船有龍骨則轉灣趨避較為靈便若赴天津須先至江南盡山倚泊等候西風向東開行一日避出淺沙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次如運漕糧但僱江南沙船足可敷用蓋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權亦各有所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欵要也三日四時風信海船自江南進天津往來進逆皆以風信為準繼而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少東南風多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櫂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冬季西北風司令自南至北則不能行自北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進島候風即有差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颶適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掉戧駕發雖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為患惟外國洋船大較數倍錯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

十日是暴風則初一月船在江南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遊暴期夫風信自南北東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其計八而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單面或東風飄擱西岸淺處島害此外七而暴風或颶停北島或收泊南洋或閩至東海候風定而同皆可無告則是四時之風信颶有常度可換四時之風暴亦有定期可據占法可參而不知者概謂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日越平遊險夏至後南風司令海船自南赴北鮮有疏失立秋後北風初起自北旋南亦鮮疏虞春季四而花風不北冬季朔風緊急設有疏虞約在干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當令自南向北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颶至淺處將船中貨物拖棄數成船載輕鬆便可無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賑極淺之處擱漏損傷者有之或遇西北狂風颶至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爾賈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得不冒險趕運如逆遭糧則不在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季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消風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計有四十餘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五日防弊清源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遊手每船約二十人各有專司規矩整肅蓋其生長海資航海經營習以爲常亦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

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或
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
恐貨被盜賣僞爲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冊
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艙水人等二十名終不能承匿而
不出或恐捏報船貨失於內洋人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
則可就近報明營汛保甲查驗損船形跡或恐捏報船擱
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保人船此惟冬季朔風緊急偶或
有之亦必有前後衆船消息可稽若運漕攙不在冬季往
風險逆之時萬無北事總之船戶各保身家艙水人等亦
各有家眷保人遮相奈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
行踪萬無不露之埋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
攬截票據爲憑訂明上漏下濕缺數潮霉船戶照數賠償
惟風波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賠抵今如裝運漕糧設有
缺數潮霉即可照商例賠貨其風波不測一端夏季順風
赴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脊程必歸盡一方爲萬全因思
內河運船到北時日久長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之
外尚有升合盈餘外海運北豪無耗散則餘米數目自必
更多萬一風波不測即約以衆船餘米均攤賠補不但輕
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絀兼可使衆船互察弊端極爲周密
至於南裝北卸自有官司彈壓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
各省沿海口岸皆有關防海船進出必驗船牌來歷奚容
豪髮隱瞞或恐船數衆多散浸無稽則可冊編某戶之船

定芸某縣之豎分縣稽查尤爲簡便更有經過牙行堪作
衆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日海程捍衛方今
聖人數治寰海肅滿商賈往來均沾樂利某艤海經營
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資捍衛蓋以閩浙
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設船緝捕易於躲
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擾皆在南洋江蘇洋面均有沙脈匪
徙船底皆有龍胥一經營船追捕團船船人沙中寸步不
能逃遁故前此洋既未靖江浙商船赴北通貨皆到江蘇
運售不敢載回本籍此匪船不過江南之明詰也昔年偶
有竄北者因戰艦嚴追即被暴風飄至胃險逃命苟延
旦夕而已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渺無涯際無處
避風西岸山島統連內地海船出人必有營汛搭杳匪船
無照不敢泊停島縣海飄颶一遇任風無從托足天津
則有黃蓋壩以守門戶利津則有牡嶼嘴以作咽喉奉天
地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堪作海防關鍵此四省洋面天
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市躺潛上北洋遊逸不知外番水
士伽給中華葯物以養命者急於水火方皆清或懼不奚
敢潛遊犯法且其所經海面如七洲沙頭水水瀉萬里
長沙千里石塘皆屬海中極險之區非船身巨大不能駕
駛而船既大行走必進我 國家戰艦商船便捷如飛
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其分駕散船在閩廣淺洋猶可齊
驅並駕若至北海大洋鬪難魚貫而行即如江南商船同

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次日一至大洋前後左右四
散開行影踪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能進島會齊而
巡緝營船星羅碁布常在島外巡查不容匪船逃跡此海
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籌及
萬全祇須江南戰艦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南海懸山
至此而盡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直至
天津並無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緊對之大欽小
欽大黑小黑大竹小竹等山皆係海面孤山並無最抱內
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
查最密或謂權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計而 國
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艙查船戶之需似廠務糧道
大員運權千總以及各省水師千把白員各省水師壯兵
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嫻海
性經歷波濤實於海防大有裨益七日水脚隨籌江浙兩
省商船遴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價其堅固者足有
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
水脚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脚之
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脚
規銀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據計倉斛二
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脚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脚每
石三兩間有是價而銀非足銀斗非倉斗不可不明拼也
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成不等今加復季順帶便裝

漕米一次每倉石的與水腳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
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腳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矣
惟必須每年春季準其先運商貨一次立夏前後必可如
期同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駁至上海裝下滬船
陸續開行至大暑節必可齊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備
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以前務使海船
掃數回空使其再裝秋冬兩次商貨回南庶官商並運兩
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運延日月
錯過順風時令以為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獲水腳價銀不
數水手卒工及添補損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
到北交卸升斗不數天津駁運通倉不卸作何經理一切
章程花無頭繙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
例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遲累兌漕
米色定例乾圓潔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為日無多既無耗
散亦不蒸霉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令包封樣米可
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安為參議予以平
允則船戶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殷商富戶將必有
添造海船以見利者雖全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船暫時
趕運全漕則須春夏兩矣裝運方資應用至於東直兩省
所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甚利如飛
更必易於充裕即逢北地歉收南省豐稔之時更可籌外
添運川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為迅速所慮者事周難

於圖始又更難於成終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
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賄規驗
船裝卸艘轉延運給與水腳扣色減平糴匱使肥必致公
私兩議甚至該船殷戶求爲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
可不預爲防及也入日春負兼運時日海船趕漕夏季最
爲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清惟有春夏兩次運裝其裝糧
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續驗裝海船新正一齊開放迨天
津開東後必可到齊驗卸天津北倉限以一月卸通立穀
雨節海船全數回空趕赴關東運裝客貨以至小滿節必可
加數回南再裝漕米夏至後趲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
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
九月內到南尙可趲山東近處趲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
再裝次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益矣龐彥士曰以今日而
籌海運其至便者有因其無可覓者有四昔邵齎慮海道
不熟擬募適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隆慶閒
王宗沐以不習海道有驚游山之失崇明沈延揚生長海
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令開海禁百三
十餘年江浙濟海多以船爲業往來天津熟習有素皆踏
勘之人即皆歷試之人無庸別籌屢試其便一昔人擬於
崑山太倉趕造廠造船然一經官造幸處器不堪用今沙船
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餘石不等募其堅織米寶百無一
失無庸別造其從二又漕運多體價暫官貝今即擇船戶

殷良者督之無購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
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百餘文即以造船
銀及旂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不別開帑藏其便四
然而有疑大洋之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海外
遭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任秋冬若春夏二運南風甚利
至為穩當況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可畢幾之取一斗
與船戶以備各船通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可疑
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旂丁難於安置者不知　朝廷簽
丁所以濟運非為丁無生計而以漕運濟之也況發通之
初郎事有漸近海如蘇松常鎮四十七幫約計畢船二千
四百餘隻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舉二百餘船
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單伍
或別開屯田俾安耕鑿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二
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可行奏覆所
云頭號沙船不過五六十號每船不邀帶米四百石此乃
有意從少而言若實計全數則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即真
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況其餘文號沙船力
勝一千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也至所
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腳一千餘兩蓋就前明沈廷揚所議
每石二兩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價每石一兩四錢每
兩折錢六百三十文合足錢入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石
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贏須錢三百餘文即極貴之價

如沈議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況現
定價值酌議加增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其無可疑者四也
其所可慮者蓋不在受載而在卸載恐無射手舞弊也不在
水力短少而在背吏需索恐浮費無窮也誠俾船戶知隨
到隨卸絕無抑勸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
行哉至程志忠所梟五條沙之險蓋為尖底閩船言之若
平底沙船遠在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風可
以守風絕不間沙船畏其險也況延揚有言耕須問奴織
須問婢而以海道閩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閩
部曰海道如米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
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事元明兩史雖未
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啟行
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迄海由利津達
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牆七然後
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
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航從洋子江逆流
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易壞又湖廣江
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
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此
乃全用劉家港入海之始自後海運之船總泊于此故至
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
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

張之亂史特書部遣兵部尙書巴延特穆爾甌峻椎貽戶
部尙渭齊履亨欲海運于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
海舟候于蕭與之徹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
又一舍而後抵敵浦乃藏于舟海灘淺羅躬履艱苦則前
此之不由斯道可卽雖其後戶部向書貢師泰以閩鹽易
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此處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
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
糧輸海沽又二年令部於蘇州太倉儲榕數備海登供
給遼東五年命戶吳楨督海運總舟師一萬由運州
餉遼陽此皆兵侯宜之制故入海處不南然大局亦
祇由大倉故萬圈計會錄云永樂元年令江洋民樞惡運
太倉州于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
改崑山州爲太倉衛當亦由此穴保旦海運與河道相
表裏之貢揚州賦沿海達龔州夾右碣石人海郎
海運禹始載唐亦偶行其道淮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
般登州實秦勞費惟元代海難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
生道明人爲嶼求道嶕卽淺最怪其自不若元河所
閒生道令沙船所行吳崧口無十激路爲宜而由此
運米入郎實跡自令第屬初行不敢倍加慎重詳加
詢問證以紀載得其道至于大洋浩瀚本無畔岸難舟
人定以海香驗以木色格以針盤究難確指道里數目
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地比照核計不相遷庭其小

島微嶼亦難盡載謹摘敘大凡略分段落并繪圖貼說焉第一段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入洋繞行寶山縣之復寶沙遁至崇明縣之新開河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滧是為內洋可泊船為候風放洋之所崇明縣地第二段自十滧開行即屬外洋東遁百八十里至奈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椗山係荒礁無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椗為東出大洋之標準蘇松鎮所轄第三段自奈山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泗揚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椗從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稍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如皐縣對出之洋面起至黃沙洋港對出之洋而約二百六十里又北泰州對出之洋面起至黃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狼山鎮掘港營所轄又北至鬭龍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北至射陽湖對出之洋面鹽城營所轄又北至黃河口對出之洋而廟灣營所轄均百二十里黃河口稍南有沙塽兀條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灌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佃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游門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東海營所轄計自奈山至鷹游門一下五六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過奈山即無島嶼可依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東一個字加西南風則針用子午江南奈山與山東鐵椗山遙對謂之南椗北椗行船應用子午正針因江

南雲梯關外迤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晴伏海中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針頭必須偏東避過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爲沙埂舟人呼爲沙頭山若船行過于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近大沙仍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水師南洋汛所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槎山自佘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汛界縉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惟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雖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爲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爲一托十激開船試水自十托至二十托上下行過佘山試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水再試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過大沙試水漸深至二十托上下覼水色綠則係山東洋而順風再一日試水五十托上下水仍綠色遥望北槎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即至石島洋而此赴北一定針路也第五段自石島至俚島洋而約百六十里俚島至成山洋面約百四十里俱榮成縣地爲南北折要之所可泊水綠色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洋汛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之罘島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

百餘里自石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罘島西北一帶
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常山頭遶礁宜
避試水在十五六抵至二十抵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
爲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爲海道
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
島郎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
水在十四五抵再至六抵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錨
候潮進口約計海口遡荒撓綠百八十餘里郎抵天津東
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談東向大洋至奈山北向鐵槎山
歷成山西轉之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
巨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瀝輓遼左乃在瀛
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
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最多至七十萬永
樂中陳壇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萬爲名其後沈廷揚
自淮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時訖爲巽事其實經營已
閱年餘所運二萬六千石而已郎元代海運最多其初運
亦催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漂失動
以萬計從未有初次試行郎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
終不溺一人不損一額漕一稱米如今之所運者仰惟
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效職兩瀛民蠶咨生長承
平習于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爲波濤不測者
久已視爲坦途揚帆直上無礁崖之皆萃無港汊之灣環

轉較諸內河為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
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
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開剝
淺般垻與夫押運交兌贊驗之費多不能省丁丧索之官
官復問之民民力億矣而官與丁亦敝使蘇屬海運遂行
省歲費不育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鳩乎若夫難海運
者日盜賊日溯滬日侵蝕實皆無可慮但患南兌易而北
卸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汝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
氏宗沭議云別通海運兩漕董輸國計益足彼不米而此
來先臣邱濬周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
河身狹闊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幇以防爭越守候日久則
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立幇二利也海運既
通雖有漂流實無挂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
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幾三
百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
淮以後過淺又需船剝令海運則過江米輿盤剝費數十
萬省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惲于空歸牽挽之勞往
往將船鑿沈而逃錄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
則沆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行海
運舟大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
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夾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郎改本
色守候頗艱苦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齋月遲等

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賤輕行戶亦裕以貨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甚艱海運既通則一水可達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每行五艘閒船已時即往春初入兌夏盡即休疲田自蘇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賣侵尅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躊筌然海運之利在前

明已略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時湘灕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

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礌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都轉運萬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遂自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餘積之富今則家都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議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未爲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沙茫無際者迴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費

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

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謂海運作俑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芻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虜莫善於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

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珵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没即相機勦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内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内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

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傳皆有之並著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荊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名亂亦時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資賞勤其訓練則臨活皆可使成勁旅將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衛身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

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于瀍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趙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湝猶固守沙門求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曾堯臣蜀醞志盧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惟桑

逋寺僧吾速路通斯設及答那寺僧奔竊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針蘇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剃之過直入賊營與千斤門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隰州以流賊充斥乃募七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黄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頂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

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草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

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雒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畧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撰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無國語解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

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效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

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遂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郃氏聞見錄言囘紇風俗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

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

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雖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緜是與作法不愼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淸簡無繁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

於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荼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箴戎乎謹按楚

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

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强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餓尼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四民)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止當劫邊人

繒綵麯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
含識革面凡在胞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
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讙邊臣
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
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
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
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
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
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
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

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 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贈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贍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

運至中塗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

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竊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

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豈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竝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

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臣謀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

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

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譔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偰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剌和緯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

姦臣傳以爲回鶻此或轉寫之譌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冊府元龜投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弊烏護紇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回鶻紇骨則紇扢斯也轉爲點戛斯益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爲父回回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綿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
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
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
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
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
警不得已為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
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
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
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

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爲事官於大同立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權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稱法思明以惑衆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别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戸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兎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

也後魏陽固演賾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玁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俣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曰得採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尙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

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

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干爲斤疑誤汝成案梁書無周炅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應流徙云云則見南史殆原本亦誤當是傳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終